

太宰治

だざい おさむ

陰火

いんか

火

郭永钦 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J.B.45

151

太宰治



阴火 いんか

郭水钦
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火 / (日) 太宰治著 ; 郭永钦译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4
(草月译谭)
ISBN 978-7-5463-2618-4

I. ①阴… II. ①太… ②郭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日本 - 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51359号

书 名 : 阴火
著 者 : [日]太宰治
译 者 : 郭永钦
出 品 人 : 周殿富
策 划 : 国文创意
策划编辑 : 渠 诚
责任编辑 : 聂文聪
装帧设计 : 未 氓
出 版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 :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: 787mm×1092mm 1/32
印 张 : 9.375
版 次 : 2010年5月第1版
印 次 :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发 行 :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: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 : 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 : ISBN 978-7-5463-2618-4
定 价 : 21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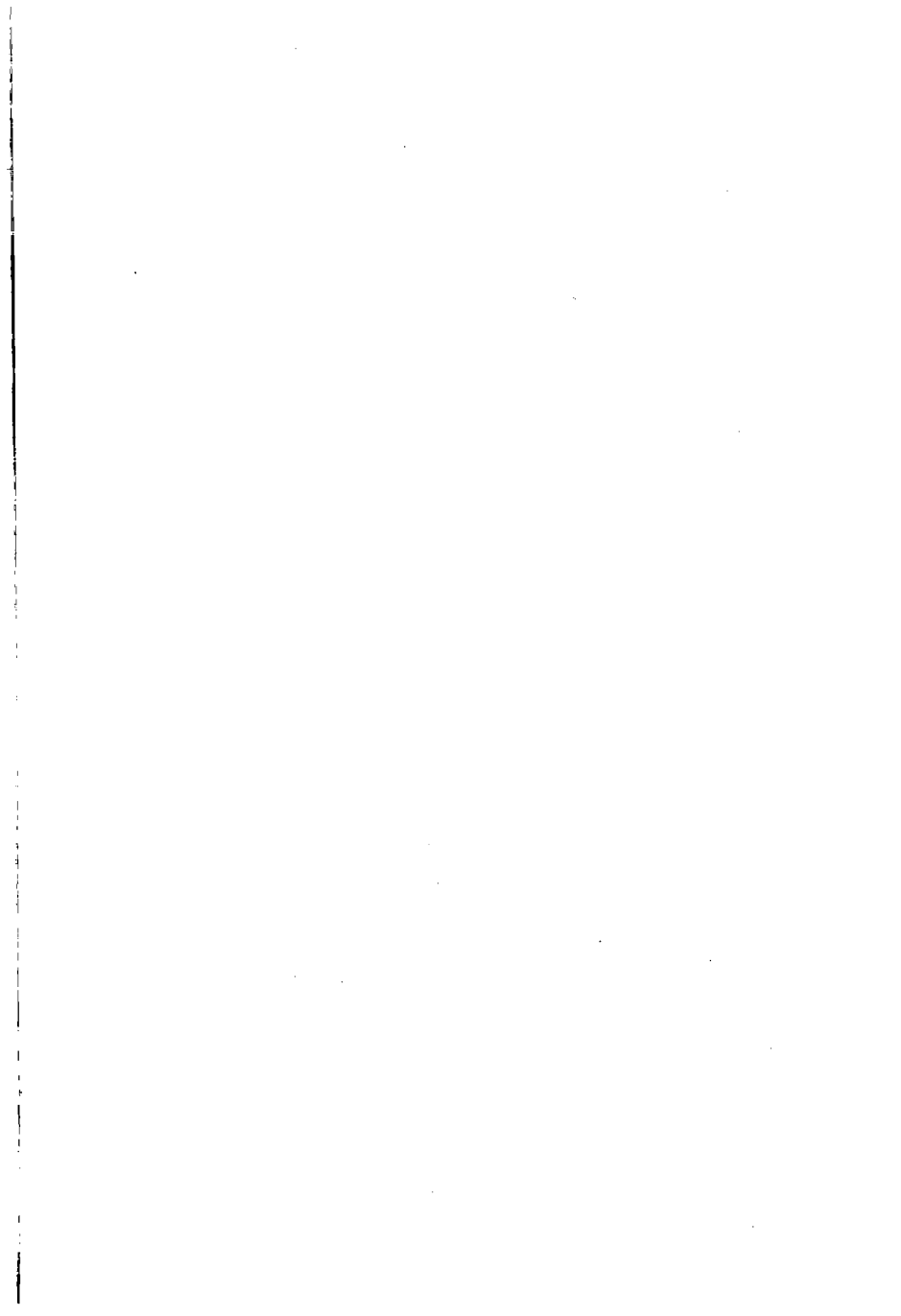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列车	001
鱼服记	011
叶	027
猴岛	053
地球图	069
猿面冠者	085
逆行	117
阴火	143
彼身非复旧时身	173
传奇小说	229
盲草子	267
太宰治年谱	283

阴
火

列
车

いんか



一九二五年，在一处名叫梅钵的地方，生产了一辆 C 五一型的火车头。在同一个工厂，同一时间又生产了三节三等车厢，一节餐车，一节二等车厢和一节二等卧铺车厢；除此六节，另有三节用来存放邮件和货物的车厢，总共九节。这些车厢大概可以运送超过两百名旅客和十万封邮件，当中不知承载萦绕了多少悲情往事。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每天下午两点半，列车都会准时在这个位置，随着活塞一发动，班车便从上野开往青森。这趟旅途中，时时响起“万岁、万岁”的呼喊声，时时又有送别的人们在此挥舞着绣着对方名字的手帕，还有一些正呜咽着为这生离死别而饯行。

这辆列车的编号是103^①。光说这编号就让人心情沮丧，从一九二五年到现在，八年的时间，这趟车拆散了多少人的爱情，现在我也在这辆列车上，承受着内心痛苦的折磨。

那还是去年的冬季，汐田送阿哲小姐回老家时候的事情。

阿哲和汐田从小在一个地方长大，从小到大关系都好得不得了。因为我和汐田在高中时同住一个宿舍，他总会给我讲起他俩的恋爱故事。阿哲是穷苦人家的女儿，而汐田则家境优越，因此家里人都不同意他们俩结婚，为此汐田还和他父亲有过好几次激烈的争吵。第一次吵架时，汐田太过于激动而差点摔倒，结果鼻子里一滴一滴流出血来。这样的传奇故事，让年少的我异常吃惊。

我和汐田高中毕业后，一起进入了东京的大学，度过了三年的大学时光。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段艰苦的岁月^②，可是对汐田来说却是段逍遥自在的好

① 与“一礼散”同音。

② 太宰治在东京帝国大学念法语留级，学习非常吃力，后肄业。

时光，他每天尽是过着悠闲的日子。我一开始住在离大学很近的地方，刚开学那段时间，汐田有两三次到我那儿寄宿，但环境、思想、爱好的不同，我俩越走越远，已经无法奢望像以前那样的友情了。想来可能也是我脾气不好的缘故吧！如果阿哲没来东京的话，或许我和汐田就这样永远不再来往了吧！

汐田和我断绝友好关系是在第三年冬天，他突然来拜访住在郊外的我，说起了阿哲小姐要来的事。她因为等汐田毕业等得不耐烦，就一个人来到东京找他。

那时我已和一位没有多少学识的乡下姑娘结了婚。曾经还为汐田的事感到热血上涌，不过到了现在，那种年轻时的冲动又一点点丧失。这出其不意的来访让我手足无措，他来访的意图我也搞不清楚，莫不是要将少女出走的事来告诉知己，抑或是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？他得意扬扬的样子让我很不舒服，甚至也很怀疑他和阿哲之间的真情。不幸的是，我的这种疑惑果然猜中了。他对我高兴而又感激地谈笑风生，可是到了最后还是眉头一皱，低声感叹：“该怎么办才好啊？”从一开始，我就不太看

好这场无聊的游戏，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别在这里装了，如果你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她了，那就分手吧！”汐田嘴角露出一丝苦笑，陷入了沉思。

过了四五天，我收到了汐田的明信片，里面言简意赅地写道：听到友人您的忠告，考虑到彼此的未来，还是让阿哲返乡为好，明天下午两点半的火车。虽然没人邀请我送她，可我还是立刻决定去趟车站。如此想来我真是一个很草率的人，这就是我的悲剧性格。

翌日，从一大早开始天就一直下着雨。

我催促着我的妻子，一起去了上野火车站。

103号列车在寒冷的雨中吐着黑烟，静静等待发车时刻的到来。我们沿着列车的窗户，一节一节仔细寻找着阿哲小姐。她坐在离机车头车很近的三等车厢，虽然三四年前在汐田的介绍下见过，可是这次她的脸却变得好白，下颚的周围也丰腴起来。她也还记得我，我喊了一声，她很快就从列车的窗户探出半边身子，高兴地同我打招呼。

我介绍了我妻子，这次特意带她来是因为和阿哲一样，她也出身贫民之家，满以为可以让她安慰

阿哲，她说话的态度和语气定会比我这种人更好。然而我完全失策了，阿哲和妻子像两位贵妇人似的相互点头致意，却都缄默起来。火车皮上有一串白色喷漆文字 SUHAFU134273，我无聊地拿着雨伞在它旁边咚咚地敲来敲去。

阿哲和我的妻子三言两语地聊起了天气，一当谈话结束，大家就变得更加矜持。阿哲小姐小心翼翼地将丰腴的十根手指搭在窗沿上，然后又胡乱地活动起来，眼睛直直地望着远方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离开这里，在长长的月台里来回徘徊。列车下面吐出的蒸气很快就凝成白雾，冷飕飕地钻进我的鞋底。

我在车站时钟的旁边停下，抬头望着列车。列车在雨中完全淋湿了，透出青色的光芒。

第三节的三等车厢的窗户，伸出一张黝黑的脸，正伤心欲绝地呜咽着，与五六个来送行的人道别。此时日本刚和某个国家正式开战^①，这位想必是被动员的士兵吧！我见到自己不愿见到的情景，心中

① 1933 年，日本关东军入侵山海关。

泛起一阵令人窒息的痛苦。

几年前我和某个思想团体也曾有些关系，后来就找了些不起眼的借口，和它分道扬镳了。^①如今，凝望着眼前的士兵以及受尽侮辱而回家的阿哲小姐，回想那时的借口，不管是不是言之成理，都让我心灰意冷，觉得没什么意义了。

我抬头看了看时钟，距离发车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，实在难受得很。大抵如此情形之下，无论谁都会这样，可是作为一个送行人，不可能发车前的三分钟都还沉默不语。该说的话似已说完，此时唯有相顾无言，甚至连那些该说的话都一句想不起来。如果妻子更善解人意些，我还能更省省心。看吧！妻子站在阿哲身旁，绷着脸从刚才到现在一句话也没说，一直傻傻地站到最后。我狠了狠心，索性走向阿哲的窗边。

马上就要发车了。列车前面还将有四百五十里的路程，站台上一片混乱。心中已经再无暇顾及他人，脑子里只有安慰阿哲这件事，这简直可以用

^① 太宰治 1932 年向青森警察局自首，拘留一个月后脱离左翼运动。

“灾难”二字形容。然而此时，脑筋迟钝的妻子正在用她刚刚才学的粗浅知识，低声读出横挂在列车一侧的青铁牌上，沾满水珠的文字——FOR A - O - MO - RI^①。

译者附言：

这篇小说是在1933年《Sunday 东奥》上短篇小说征稿悬赏时的入围作品，也是太宰治以“太宰治”为笔名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。

① 开往青森。

阴
火

鱼
服
记

いんか

—

本州以北有个叫梵珠山脉的地方，不超过三四百米高的丘陵起伏连绵，一般的地图上都没画出来。

古时候，据说这里曾是一片广袤的大海，义经^①带着家臣一起流亡北方，逃往遥远的虾夷时到过这里。他们的船撞到了山崖，山崖撞坏的地方至今尚存。山脉深处包围着一座树木茂盛的小山，山崖上大约有一亩大小的红色崖壁，那就是被撞坏的地方。

这座小山名叫马秃山，从山麓上的村子望去，山崖就像一匹奔驰的骏马，而实际上更像一个老人的侧面。

① 源义经，平安时代末期武士，投奔奥州，后与兄一起讨伐平家，最后兄弟反目后自尽而死。